



07187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西湖遊覽志餘

卷一

帝王都會

錢唐曰汝城叔

不撰

帝王都會

會稽

不撰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於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於此顧云舍杭登陸也錢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一

縈迴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唐世說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唐而錢實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土於唐改稱錢塘然秦時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錢唐臨淞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於晉唐時明矣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繫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淞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遂謂吳越必以淞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卽檣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二

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檣李杜預註云嘉興縣南檣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檣李賈逵註云檣李越地據此則檣李以南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旣臣於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

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卽構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羣臣祖句踐於淞江遂謂吳越以淞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於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於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三

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旦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則淞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於吳者也所謂至淞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於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淞江則是淞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

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四

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爲賓

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

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甲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賊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眾五聞媪語不知地名皆曰嚮十餘卒尙不可敵况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搆兵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五

州昭宗拜鏐爲都團練使尋進鎮海軍節度使頃之董昌以羅平烏譏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爵而錫之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洎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騶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

亂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
邊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
清其化也疲羸黍拯吳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
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
藩著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
勒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
申以誓詞長江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卷之日惟
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
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
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
越州受命還治錢唐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
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六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
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時有勸鏐拒命者鏐不納
笑曰吾不失爲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爲衣錦軍
展飭塋旛旂鼓吹振耀山谷童時釣弋之所盡
蒙以華屋販鹽擔簣亦裁錦韜之歎曰焉敢忘本
一隣媪九十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
留寧馨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
父欲不舉是媪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旣置酒

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
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
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
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
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歌訖舉座賡
之叫笑振席二年册尊鏐尙父長興三年鏐卒年
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側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
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七

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
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
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
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者乎有
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稍增廣之及思懿歸
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
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
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道盡元瓘避之火輒隨
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文穆子

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諡

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宋太祖卽位賜俶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
開臣開寶九年俶率子惟濬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俶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匣付俶曰到國閱之途中勿啟也俶歸錢唐啟閱皆廷臣請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八

家及太宗卽位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鄧王薨諡忠懿俶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膺仕允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

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

待李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岫強不朝吾已

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卽當遣還

也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

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敘兄弟齒坐

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
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濬侍焉泛舟宮池太宗
手舉御杯賜俶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
苑深沈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
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
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掇情脈脈看郎
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於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
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
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

之應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九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
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眞英雄也選玉帶
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
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
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
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
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
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

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
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
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
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
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
葬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
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并年號處皆
鐫剝模糊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
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十

爲通越門北爲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
卽其宮爲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
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卽州治爲行宮徙州治於清
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亙江干薄
錢唐湖藿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
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
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
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
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

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攜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

塘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沈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十一

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妖兒初下舍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旂醺酒槌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眞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

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
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勲業至今傳不在
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
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斲蘚埋殘碑

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
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
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
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蓋全用讖語
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

七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錢唐田汝成叔禾撰

高宗皇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卽位於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陞爲臨安府高四月幸建業十月還臨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臨安出居越州次溫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皇太上皇帝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於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一

會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稗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

稽聊以當沙堤

高宗好養鵓鷓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鵓鷓飛騰

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

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卽命補官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
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
於張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賣得召問舖家
云得於提籃人復造根問回奏云於候潮門外陳
宅廚娘處買得又遣問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
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舖家及提籃
人補校尉廚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尙書韓仲通兼知臨安府七
月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上曰臨安民有納本
戶絹一疋被退出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二

受朕令人以五千五百錢買之乃是好絹令仲通
根治且日近在輦轂尙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九月
知臨安府榮蕤請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約束
吏姦速還商賈物貨勿留民訟它如御膳之屬近
來未嘗取辦雖片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置
臨安府左右廂官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榮蕤請
於城內分置二員掌訟牒以京朝官爲之

高宗以府治爲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
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
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旣

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
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嗟
乎有一岳武穆而不能用乃顧思材於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
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
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
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

高後高宗爲之改容

沈才之以弈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祇應一日在禁與

同類奕上諭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三

上怒云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
竹篔二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
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
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
與宮人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

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蔥嶺金隄不日復廣輪

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

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黏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

便是陳修因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
臣年六十三歲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
二十三奩具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耶
年幾四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
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仁觀僚屬復光司
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
特加一資

高宗漁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
縱遠花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云青草開時
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
西
湖遊覽志餘卷二

鷓伴我眠又云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蓑未易
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雖
高客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
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於旅邸云山外青
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
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
土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
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
不數中原有幾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

矣是以論者以西湖爲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
張志道詩云荷花柱子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
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
無策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

高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入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
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餘展玩模搨不少厭怠
四方獻奉無虛日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
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鑿定諸人如曹勛宋
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
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
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
不可求爲可恨耳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五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
翰墨稍倦卽命吳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旣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
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
何等入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
劾賊廢爲庶人貧無以糊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
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

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
幸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
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
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
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
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卽以諭宰相宰
相謂賊汚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
盛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
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
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六

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
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
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
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
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
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
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
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
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

德壽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俱怡
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
三鈿鈿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
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厄之侑買索十萬緡旣成矣
有他璫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
者杖過於人且詰曲有奇相矜杖直而短僅至身
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旣聞
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七

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
后言之鄭后曰妄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
誕卽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
曰酷似泖臉也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於泖豈
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
夢讖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韋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
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
於九哥也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
者有誓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

之憮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
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賞道士笑曰后
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
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謾
憲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倏忽不
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修朱仙觀圖其形儼然當
日道士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八

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
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云此燭頗
宜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
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
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吳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至爲天下母
率多魚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服勤勞每
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
嘗語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
有媿候姐姐歸爾其遷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

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
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
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回鑾欲向嘗與憲聖
均爲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微時
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
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餽合取姐姐
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
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爲
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爲子改元隆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九

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
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
陵曰永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璩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夙成
秦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
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
授卽爲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爲
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
完璧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

勞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
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
一日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入廡間簷低
觸楣俠陛驚噤失色亟奔控馬已馳過矣上擁楣
高垂立徐扶而下神采不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
宮中攜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一日遊後苑
偶忘攜焉命兩小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
光堯旣與子孝宗敬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
時孝宗銳意大功新進逢迎務爲可喜淳熙中上
益明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十

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
揭于選德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
但卽其近似爲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
臚宰執進讀獨有一卷首日天下未嘗有難成之
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
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
箇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
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

天之效也

木應之名待問孝宗問之曰木姓起於何時周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玄虛者豈去複字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婿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歎曰聖主萬機廣覽如此爲士可不研博古今耶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十一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可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憚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懵豈非榮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疏說甚

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
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旣非
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
曹亦如此也旣而補外

涑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眾
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殺說拜謝退而約客
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
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
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旣
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旣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七

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
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
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尙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
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
日密諭尙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
輩可自作商量於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
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
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

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
兩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
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之句時趙
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
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
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
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
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
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三

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
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
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眞千
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二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
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
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
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
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已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

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鑠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伯圭宴集於重華宮伯圭奏陛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畧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右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太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主沒人道得若不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飲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十四

酒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閩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匠

一夫

孝宗旣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馱道僧者壯不慧而巧發奇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爲狂道僧顧曰爾滿

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
尊厭代宮中皆縞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
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
人王卽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
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
意尋遣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

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
年斷葷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
一乃壽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尙食則就案析治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五

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
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
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
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
兩劉娘子同日而亡輿尸出闕門棺歛初舉尙食
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於地視之則羣蛆叢食而
穢不可近逮啟看經之衾則馥香襲人而面色如
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旣

薨孝廟白德壽立光宗宣瑣之夕德壽故召魏王

燕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矣魏邸復入見高廟有緒言曰翁翁留愷卻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塞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

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擊鮮于慈福太

后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慈奏曰意望孃孃爲越上耳后笑頃之壽皇至東內從容間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孩兒尙小未經厯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曰臣髮已白尙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於盛年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十六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終是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
后疑其說出于太后及太子卽佐冊爲皇后光宗
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
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
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其
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
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
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
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
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七

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
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
不能成禮帝疾猶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
矣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
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
深甫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
嘉王也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
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
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
御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

隨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傳良
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
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
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
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
進酒於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
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
玉卮宣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顛誤觸卮于地黃
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六

卽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
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光宗偶忘之太上左
右陰颺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
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雞以此激
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玉色微變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怏怏一日登望潮露
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
尙不至枉自叫耳凄然不樂自此不豫

光宗旣退居每追討往時成敗時自瞋罵或慟哭壽
仁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爲常共閱外事不欲動

其心然久或知覺初郊禮成恭謝回鑾鑾御樂聲
達於內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
尙欺我至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闌自是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
妝事佛病革而終禕翟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
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啟曰承誰命昇此相與昇
歸鷄儀及半途訛傳曰風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
光宗見崇恍忽內中以風皇日之久之知訛傳方
有再至者乃爲烈日所暴體色黝然變矣置之太
寢宮人無計致鮑魚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
臭洎事聞于外梓人進梘將有小白之泚葬赤山
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云

寧宗孝宗第二子也改元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
三十二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隨所至卽張于座
側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肚痛故每飲
不過三爵宮中行處卻去呵衛嘗自以補革寫浣
油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永
嘉陳傅良導以毋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
更作龍顏隆準相者謂之老龍形

嘉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而
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轉一秩
由此西湖絕清蹕之聲御鷁沈之于水黃洪有詩
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
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
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蘆寺
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
日奏樂孝宗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
出今皆新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二

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姪數月矣及期
乞歸外館憲聖曰第令產仙韶院何害遂誕后東
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
吾自是養于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儔侶
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爲則劇孩兒
及長以琵琶隸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
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而
譖之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服此
寧宗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一日
朝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洒之自

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鞭朴大瑤
王去爲力揀之曰娘娘當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
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然終
不恣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返南內卻復
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因得幸及皇
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
韓后旣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
曰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尙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
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天內如楊美
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穰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主

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
帖伏甚于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
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儻和以
爲娘娘尙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扇
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大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于後庭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實
也后初進爲婕妤醜其母家曾有楊次山者亦會
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
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
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王瑜

不許通籍內廷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楊固遜曹使朝而已候于夜曹不悟逮肝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肅帝輦矣奏促重沓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三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爲子改元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一年崩陵曰永穆

理宗微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澣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舳側天錫卧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雞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

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
至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
異也

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
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曦入奏侂胄再啟兵
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
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
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
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
部尙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三

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
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
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
殿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
蓋是謀悉出中官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楊后旣誅侂胄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
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
遠爲丞相旣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
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
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

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
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謀立與莒爲皇子更名
昀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
夜召昀入宮后尙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
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
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
廢竑爲濟王立的爲皇子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嘗以符水咒棗等
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旣而至杭多遊西湖兩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五

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
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腫不可梳者還可禳
解否曰此特細事命市眞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
妄爲持呪俾之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
而心有所疑髮腫不解意有物祟徧求禳治會陳
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
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眞累封眞
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
以奇動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

亦渥俾住太乙東宮

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以史彌遠有擁立功百務推遜無所專與及彌遠卒始親政召眞德秀魏了翁于朝時號小元祐然自卽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開慶己未北兵南侵社稷削弱猶幸不身親見其亡耳但其臨御已來始終崇重周程張朱義理之學得謚理宗陵曰永穆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也

理宗隆準龍顏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爲治信向眞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扣闕悉經御覽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重

所言訐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日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之人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弟任畿輔監司郡守臧穢狼籍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已又置脩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倡優傀儡皆入供應宮嬪廩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充朝者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渚祐增至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其不節如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
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
爲萬世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
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卽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
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讖
民間賤珠翠而尙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倫者歌色絕倫帝
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
陛下三十年自脩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美

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
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尙
可乃畫此死模樣乎持入謂上曰牟某在當塗
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
彼謂陛下爲明皇閭妃爲太真臣爲力士而以太
白自居自此上不悅

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
櫻桃宴卽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
奏曰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卽于西馬廐取益荷置
之大池中雲錦炯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

宮女翠花俱敝矣宋臣不數日卽進翠花數千枝
蓋先鋪翠葉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
進竹絲燈其明過于柵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
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
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卽買數疋翦
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
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
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脩
內司十百爲曹望青採斫雖勳舊之家亦不免焉
一日內宴襍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扑之曰今日排
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
董吾安得不丁董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七

當理宗時禁苑漸頽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展于烈
日中上意爲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
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
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爲較今復
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
亭卽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拆卸
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

氏懷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夜者累累夢五色霞罩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產皇后耶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驚黑翳一目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躬操汲甕深甫爲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卽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擲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擲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五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頽圯非得

高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入
大王榮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
童歸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
者度宗于庚子歲入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
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黏一塔影忽
然而笑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
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題疏末句下本寺訪之言
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
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理宗
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堯

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爲第
一仙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畧涉
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
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
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
選知臨安府顧崑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崑亦罷去
臺臣論崑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
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
必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

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歿于王事每念之
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
深異之冊爲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
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挽
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慈明秘殿尊
一夕頓拋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
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上月夜深誰
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
目雙眉侵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
安鎮懼禍者或別爲蘇氏云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三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之改元德祐降于元封瀛國
公尙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昷昷是謂二王昷楊淑
妃所生昷昷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
夫旣抱帝昷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艱關忍死
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
海死今崖山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讖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
拍岸平堤徃徃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
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謚者宋仁宗生母李氏
侍眞宗位止司寢仁宗卽位累進宸妃旣薨追封

皇太后謚章懿升祔太廟皇明成化間孝惠皇太后邵氏睿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憲皇今上登極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讖不有證乎至如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時所選無足爲異者洪武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讀大誥者杭州以江干蔡氏應詔入宮署爲女官掌御前文字寵冠六尚蔡乃子高祖母之姑也永樂初命蔡氏臨選識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瞿宗吉有詩云太平天子御華夷天擁祥雲地產芝已喜玉關歸馬足更妝金屋貯蛾眉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三

幸因蠹簡收芸草不爲羊車薦竹枝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得其甥女張氏應詔亦爲女官云

偏安伏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敕建甲第二

十一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

高釘一行良香圓真柑石榴良棖子良鵝梨

乳梨 棋枰 花木瓜 樂仙乾果子 叉袋兒 一

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

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一

硃砂圓子 木香丁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確

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朮人參 雕花蜜煎 一

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兒 雕花筍 蜜冬瓜

魚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大段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筍花兒 雕花橙子

十木瓜方花兒 高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

兒 薑絲梅 雜絲梅餅兒 水紅薑 脯腊 一

行 線肉條子 阜角錠子 鰾腊 雲夢犯兒

肉腊 妳房 旋鮮 金山鹹鼓 酒醋肉

肉瓜齋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葡萄 香

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桶 新椰子象牙

板 小橄欖 榆柑子 再坐切時果 一行 春

藕 鵝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棧子 切絲

橘 乳梨月兒 生藕錠兒 時新果子 一行

金橘 藏楊梅 新羅葛 切蜜草 切脆棧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母子 甘蔗柰香 梨

五花兒 藕錠兒 新柑子 雕花蜜煎 一行

砌香鹹酸 一行俱同前 瓏纏果子 一行 荔枝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二

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瓏纏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事件 香

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條

脯腊 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花炊

鷓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簽 三脆

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脰 第四盞

肫掌簽 鷓子羹 第五盞 肚脰脰鴛鴦燥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盞

鱸魚炒蟹 肫掌湯齋 第八盞 螃螬釀棧

妳房玉蕊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鱗

第十盞 洗手蟬 鱒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膾 螃蟬清羹 第十二盞 鶴子水晶

膾 猪肚假江蟪 第十三盞 蝦棖膾 蝦魚

湯齏 第十四盞 水母膾 二色蟹兒羹 第

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脰 炙鴿子脯 潤雞 潤兔 炙炊餅

不炙炊餅彎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 砌香果

子 雕花蜜煎 時新果子 獨裝巴欖子 裝

大金橘小橄欖 鹹酸蜜煎 對裝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藕陳公梨 四色時果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廚勸酒十味 江蟪煤肚 江蟪生 蝤蛄簞

薑醋香螺 香螺煤肚 薑酸假公權 煨牡

蠣 牡蠣煤肚 螳螂煤肚 準備上細壘四卓

又次細壘二卓 內蜜煎鹹酸時新脯腊等 對食十盞二十

分 蓮花鴨簽 蟹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鱻

水母膾 鶴子羹 鱒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蟬

煤肚脰 對展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

名件 二色蟹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

飯 脯脂雞 脯鴨 直殿官大煤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羹 糟蟬 野鴨 紅生

水晶膾 五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雞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燒 入

糙雞 凍魚 麻脯雞臠 炙焦 片羊頭 菜

羹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碟 外官

食次第一等太師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

餅 食十味 大碗百味羹 餅兒盤勸果簇五

十饅頭 燒羊頭雙下 雜簇從食五十事 肚

羹 大膀子雙下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

羊粉飯 大簇釘 鮮糕鶴子 蜜煎三十碟

時果一盒切榨十碟 酒三十瓶 少保秦燻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四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第二等少師楊存中等

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一盒 切榨一盒 燒

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

二十八人 各食七味 蜜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閒等一百

二十五人 各食三味 酒三瓶 中官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饅頭五十箇 角子

一箇 鋪薑粉飯 下飯鹹豉 酒一瓶 進奉

寶器 御樂帶一 玉池面帶一 玉獅鬘樂仙

帶一 玉鵝兔帶三 玉璧環二 玉素鍾子一

玉花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

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二 蓋全 玉盃一

玉古劍瑣等十七件 玉圓臨安樣櫟兒一 玉

靴獨帶刀子二 玉並三 靴刀子四 玉犀牛盒

簪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

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八顆 馬價

珠金鑲束帶一 翠毛二百盒 白玻璃圓盤子

玻璃瓊花瓶七 玻璃梳四 瑪瑙大小梳共二

十件 龍文鼎二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五

父彝一 周盤一 周敦一 周舉彝一 有蓋

獸耳周彝一 汝窑酒瓶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盒二 香毬一 蓋四隻 孟子二 出香

一對 大匱一 小匱二 螺鈿盒二十具 織金

錦褥子全 犀皮盒一十具 織金錦褥子全 有

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寶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贈 無寶有御

書九軸 趙昌躑躅鷓鴣 梅竹思躑躅母雞

杜香撲蝶 巨然嵐鎖翠峯 徐熙牡丹 易元

吉寫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僞主李煜

林泉渡水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山水 吳元

俞紫氣星 撚金錦五十疋 素緣錦百五十疋

木錦二百疋 生花番羅二百疋 隨駕官知

雀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色

纈羅五百疋 馬下日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

行祇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

猪肉三千斤 熅爆三十盒 酒二千瓶 藥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六

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

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

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

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

旗糖魚粉餌時花泥鬘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

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

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

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銜以待

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紛紜撮

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滾

木撥盆雜藝散耍嘔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
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箏不可指數
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
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鬪竿花籃等物宮
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
宣喚賜予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魚羹至是僑
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淒然令進魚羹人競市
之遂成富媪朱靜桂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
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
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七

有聚景眞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
聚景焉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
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停目稱賞久
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
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
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
韆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
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
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不免酸寒因爲改作

明日重扶殘醉卽日宣命解褐云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
注之疊石爲山象飛來峯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
詩云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峯獨立名飛來參差翠
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彿來宮囿指
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
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
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
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
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
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八

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
盃中滌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
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之地疊石爲山引
湖爲泉作小亭於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
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
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
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美雖
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
上非巨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
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光堯親

題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
付閒人之句於屏間是歲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
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
曾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云飛來峯下水泉清臺
沼經營不日成景物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
瀛皆紀實事也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
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月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
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
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宮後園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九

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
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次日進早膳後車駕
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
宣召吳郡王會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
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
花朵玩具疋帛及花籃鬮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
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
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糜就登御舟
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
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

過得旨令曾覲進詞賦遂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
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
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
衝將歸畫梁旣登舟知問張揄進柳梢青云柳色
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
沼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筦鸞絃鬪新萬歲聲
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覲和進云桃靨紅勻梨
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
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
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十

酒三盃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
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
女童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碁寫字畫竹背誦古
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逞伎藝併進自
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沈
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緣
領道警銀絹三百疋兩會子三百萬貫是日三殿
並醉西牌還內

淳熙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
宮進香并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

牒一百道綠匣二百箇上僉云臣御名謹進令幕
士安頓寢殿前候閣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
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拊日
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
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并詣宮上壽駕至
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
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千拜
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
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
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二

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
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
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歇上遣閣長
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
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
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
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賜
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
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謝
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

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
賜銀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
仙妝奏清樂進酒并衛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
賜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眞
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來筆力甚進上
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
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
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
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牽皇后太
子謝恩宣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
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
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併免到宮禮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
先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
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
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
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
殿進香諭雨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
及大官到宮進香閣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

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官屬進香并設
放壽星及神仙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
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官人吏後苑官
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
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家
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第三班各上壽訖
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
清心堂進泛索植兩不呈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
奏辦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上蓋皇后三
釵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裏便背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
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於閣子庫支賜五兩
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
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
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雨未時奏請宿齋北
內送天花摩妬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
兒等十四日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不止午
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

所謂十六日詣宮飲福陰雨泥濘可免勞煩天氣

陰寒請官家美進御膳頻添御服上遣閣長回奏
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依舊詣宮行禮不登
門時當奏聞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
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德殿齋一應儀仗排立
並免放從駕官並常服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內
來日爲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不過宮行飲福
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旣不乘輅此間也不來看
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仗上聞之曰來
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
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後雨止月明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十四

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趙雄仍舊乘輅再遣
御藥奏聞北內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訖詣宮行
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日映
御袍天顏甚喜都民皆讚歎聖德至巳時太上遣
直閣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
格賜御用段疋玉鞦轡七寶篋刀子事件素食果
子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上就遣知閣回
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
肆赦訖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
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減八拜

仍免至壽聖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
知閣張掄進臨江詞云聞道彤廷森寶仗霜風逐
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青真香隨鬢扇遠日映赭袍
明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閒散作八
荒春祇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還宮
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賜次至
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
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
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五

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
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
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
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裏再坐本宮御
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賜誥謝恩照例支散目子
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飲寶器一千
兩刻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
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正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
裏大醉申牌後宣逍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

坐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
種一種出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
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留此少
觀命內侍宣史浩至賜坐并召居廣鄭藻置酒奏
樂上皇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酪面臙
三豬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
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
工全用內人動樂酒行無算太上以黃玉紫心大
葵花盞宣勸史浩捧觴爲兩宮壽君臣皆沾醉小
內侍密語史相公少酌上聞之謂浩曰滿酌不妨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六

當爲老先生一醉喜賜玉帶一條片腦一金合紫
尼羅二十疋御書四幅浩謝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請太上太后遊聚
景園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翠華殿降輦兩殿
至瑤津少坐並乘步輦遍遊園中再坐瑤津西軒
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佑
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
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叢各有牙牌
金字別採好色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
青汝窰金瓶中間放沈香卓安白玉碾花商尊高

二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
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沈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
把知閭張掄進壺中天詞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
玉高張雲幕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
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光濃如酒五雲
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
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
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太上
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又至翠華登御舟入裏湖
至斷橋入眞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魚鼈放生宣喚
湖中買賣人等內侍用小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
賣魚羹宋五嫂東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
錢十文銀錢百文絹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至
申時御舟稍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
親扶上船乘轎都人傾城瞻歎聖孝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七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
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
果兒錦厯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
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
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

御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
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
呈畫本使人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
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
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
內說話宣喚棋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
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
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
迎兩殿并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
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清燕殿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六

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熬煮
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萼綠華堂看
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
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雪
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
雪可謂及時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
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
宮支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
近臣獻詞云紫皇高宴仙臺雙成戲擊璫苞碎何
人爲把銀河水翦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入荒同色

了無塵翳喜亦消太液煖融鵲端門曉班初退
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
二聖萬年千歲雙玉盃深五雲樓迴不妨頻醉看
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
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
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轎兒
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鈞
魚爲樂遂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
玉石爲之雕欄瑩徹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五

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
俱用水晶南岸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
稍止上皇召小劉如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時侍
燕官開府曾覲進壺中天詞云素飈漾碧看天衢
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
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
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
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
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
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

東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蓋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焉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期浙江亭抓縛蓆屋五十間至是并用絲纈幕布上皇至賜從官酒食並免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激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諸船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邸豪民綵幕綿亙三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者憎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滾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獨宣諭侍官各賦酌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恍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鼉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蔥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

是吳兒飛彩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傅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宮裏，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榦，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流瀼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閒，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著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棊童下棊，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

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
立 粹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
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
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眞珠香
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
下忽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
而天宇豁然侍制洪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
猶自雨如麻無數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
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
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上賜和篇春郊柔綠遍桑
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
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謾自誇不似
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
宇文价內引上舉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
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
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賀

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於福靈殿庭及駕
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綵杖鞭牛御藥院制取牛睛

以充藥餘屬直閣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
小牛數十飾以綵旛雪柳分送殿閣巨璫各以金
銀錢綵段相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
金餘以金裹銀及羅帛爲之係文思院造辦各帶
於幞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
邸宰臣巨璫翠鏤紅綠金雞玉燕備極珍巧每盤
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帝后貴妃夫人諸閣各
有定式絳羅金鏤華彩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
而邸第饋遺多效內庭焉胡浩然上郡守喜遷鶯
云譙門殘月聽畫角曉寒梅花吹徹瑞日祥雲和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風解凍青帝乍臨東闕暖向土牛簫鼓天路珠簾
高揭最好是戴綵幡春勝披頭雙結奇絕開宴處
珠履玳簪俎豆爭羅列舞袖翩韉歌喉縹渺壓倒
柳腰鶯舌勸我應時納祜還把金爐香爇願歲歲
這一卮春酒長陪佳節

元夕禁中自去歲賞菊燈之後迤遲試燈謂之預賞

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主之於復古

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
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鼇山燈品每以蘇燈爲最圈

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

竹翎毛其後福州所進純用白玉晃耀奪目新安
所進益奇圈骨悉皆琉璃號無骨燈禁中作琉璃
燈山高五丈人物皆爲機關轉動如活結大彩樓
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爲涌壁作諸色故事
龍鳳喫水蜿蜒如生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
可正視仙韶迭奏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
皆毳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水晶簾流蘇寶帶交
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水晶宮也至二
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
便觀賞香烟燈光薰照天地中以五色玉珊簇成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下爲露臺百戲
呈巧內人小黃門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樂宣喚
市井舞隊及市食先是府尹預擇華潔善歌者伺
于外至是隨宣進入妃嬪內人亦爭賞之數倍得
直有一夕致富者宮漏旣深宣放烟火百餘架而
駕始還

都市自舊歲孟冬駕回已有乘肩輿小女鼓吹歌舞
日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之翫而天街茶肆酒館
漸以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
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每至四鼓日

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
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婆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
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
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
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
倦態強隨閒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
不惜歸來困頓滯春眠猶夢婆婆斜趁拍深其意
態者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之類多
至數百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
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五

錢米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如雲至五夜
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數
里錦繡填委道路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
紀人犒千百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數
片騰身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
也李賀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輦路東風入管
絃五夜好春隨步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
翻羅帶密炬籠綃鬪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
吹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緊鬧分地黃
燭紙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

云某人不合搶撲釵環挨搯婦女繼而行遣一二
謂之粧燈其實皆獄內罪囚姑借以儆姦民耳又
分委府僚以巡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
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
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
藥家開設雅戲烟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
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又有幽坊深巷好事之
家多設五色炮燈更自雅潔姜白石詩云沙河雲
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
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笑春溫或於
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懽呼終夕此類不可數
也西湖諸寺惟三竺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
璫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
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
竺堂深夜雨時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
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頂帕而衣尙白蓋
燈月所宜也游手浮浪輩或翦白紙爲蟬謂之夜
蛾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以

紙燈內置闢振放地下以足沿街蹙轉之謂之滾

燈以木爲格用綵帛製爲諸色行貨人物鋪面謂之六街三市燈飲食則乳糖糖糴圓子餛飩科斗粉豉湯水晶膾荳餅南北珍果早兒糕宜利少橙圓子滴酥炮螺酪麵玉消膏琥珀錫破麻酥灌糖酥藕龍纏密果糖蔥管糖十般香糖皆用鏤鑰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盃叫歌喧填幕次往往呼至前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合簇釘遺之謂之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五

燈品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有無骨燈用絹囊貯粟爲胎燒之及成去粟則渾然琉璃毬也景物奇巧無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皆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外此有魀燈則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又皮燈鏤鏤工巧五色妝鑿如影戲之法羅帛燈尤

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琥珀萬眼羅者最
奇外此又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者若沙戲影燈人
物旋轉如飛又深閨巧娃剪紙爲燈尤爲精妙有
以絹燈翦爲詩詞時寓譏諷及畫人物藏頭隱語
及舊京諠語戲弄行人有貴邸競出新意以細竹
絲編織加以綵飾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
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已出思所
以勝之遂以黃草布剪鏤加之點染與篋無異凡
兩日百盞俱進御矣

康伯可當高宗時以詞章待詔金馬及慈寧歸養兩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宮燕集伯可應制之作居多嘗於上元應制進瑞
鶴僊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
桂花滿隘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雨觀見銀燭
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
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
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隊簇著冠兒鬪轉喜
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高宗覽之大喜賜金甚

厚

二月二日官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

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

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篋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盃金器北珠篋環珠翠領抹次亦銀鋌酒器冠鋌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定器官窰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效之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臘茶名北苑試新皆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盃藉以青篋裏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篋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五

所造一夸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爲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盃以五色韻果簇飢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工者外人罕知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內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樹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茵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

璫內司列肆關博珠翠花朵冠篋環繡段畫領花
扇官窰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賣果
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效西湖景物
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
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
花爲極盛堂三面皆花石爲臺三層各植名品標
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
鏤玉屏堂中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
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窰
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
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
萬朵當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中殿妃嬪以至內
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
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恩
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
至春暮則稽古登瀛堂賞瓊花淨侶亭紫笑淨香
亭采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
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

之進酒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極涼長松脩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禁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閨婆蒼荀等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坐兩傍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小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七夕前修內司進摩睺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拂手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衣帽金銀釵釧珮環真珠頭髮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閭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爲貢者官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物爲飾焉

禁中中秋賞月有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輝堂碧岑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密煎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

粲竟夕乃止此時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粲如繁星或謂此乃江神所喜禁非徒事觀美也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黃菊粲然眩目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橙橘遇郊祀則罷宴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亦出郊拜墓用錦毬赭衣之類

冬至朝廷大會慶賀排當並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十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還於九街婦女小兒服飾華美往來如霍山祠城隍諸廟炷香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用餛飩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禁中賞雪御明遠樓卽南木樓後苑進雪獅並以金鈴綵鏤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進雜煎品

味如春盤餽飮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犒
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合臨安府分給貧民或
皇后殿別有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隣
里之貧者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
呈女童驅儼妝六丁六甲之類大率如夢華錄所
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餉凡百
餘種如蜜煎下至花錫炒豆及玉器珠翠花朵犀
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
皆極纖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玉等寶爲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務以奇侈求勝
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資天顏一笑耳
后妃諸閣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袋兒小
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
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爲果子人物等
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畫鍾馗捉鬼內藏藥線
藝放百餘奇巧不絕簫鼓迎春雞人警唱而玉漏
漸移金門已啟矣

歲晚臘日賜親王宰執三衙從官內侍省及外間前
宰執等臘藥係和劑局造進及御藥院特造辦銀

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暑藥亦同

行都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諸庫呈樣點檢所所以呈府既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頂題曰某庫選到酒匠某人醞造上等醲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前導聯鑣穿市觀者如堵酒匠則新巾紫衣乘馬從之以府中所賞綵帛錢會銀碗駝負馬前謂之迎酒楊炎正詩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番

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眞珠紅畫樓突兀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爐下謾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往醉金釵十三行又賽酒則往醉諸廟謂之乞利市高九萬詩云賽罷祠山賽二郎酒行明日欲開張

愚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
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墨鼓交午曼衍粲如
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
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
人士女兩堤駢集幾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櫂比如
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謔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若遊
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
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
西泠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旣而小泊斷橋千
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
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裁線絕者爲負此雖小
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
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
以爲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
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畫舫
齊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
神雜劇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帥守
往一清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官楮
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

小舟橫節杖聲喏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喏而退其餘犒錢而已吳子和賦喜遷鶯云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鬪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奇絕難畫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他如雜劇則曰緋綠社蹴毬則曰齊雲社唱賺則曰過雲社耍詞則曰同文社相撲則曰角觥社清樂則曰清音社射弩則曰錦標社花繡則曰錦體社使棒則曰英略社小說則曰雄辯社行院則曰翠錦社影戲則曰繪革社梳剃則曰淨髮社吟叫則曰律華社撮弄則曰雲機社而七寶驀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翠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羈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翦毛爲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

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眞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愿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旛勝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手

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入神屠蘇貼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于餽歲盤盒酒擔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餚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夜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蕢燭帆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餒燒朮賣惝董等事率多東

西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
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闌夜
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盃未舉
柰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清字圓未誇上林鶯
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
了也遲柳忻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
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
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鍰諸務稅
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

西湖遊覽志餘卷三

三

認諸項窠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
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
時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
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
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
幸歟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錢唐田汝成叔禾撰

大師 佞倖盤荒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宋徽宗時爲翰林承旨附章惇臺諫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第西湖酷極宏麗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與京昵甚珍玩日達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超至相位導帝淫奢朝政日改靖康初金寇陷汴京京盡以金寶泛巨艦來錢唐御史孫迪等極詆其惡乃貶儋州死詔籍其家適毛蓬可守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一

杭州京門士也密諭其家藏鏹巨萬故蔡氏之後不貧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遊被酒遇缺牆闌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穠覆啟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妝麗服俄趨亭上舉穠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

蔡

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

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懽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篋舁而縋之牆外比曉匍匐而歸跡

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京旣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
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
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
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
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
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
事也京之父準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
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爲帶水秦望爲案山
何其雄也富貴旣極一旦顛覆幾于滅族俗師風
水之說安足憑哉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二

秦檜會之江寧人靖康初金兵陷汴二帝北遷檜以
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撻懶乃
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
國事大奇之馴加衰用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輒
逐之樞密副使岳飛屢言和議誤國檜殊憾之竟
以誣死而趙鼎張浚胡銓皆貶錮終身紹興十五
年賜檜第于望仙橋置箔場官吏以應付所需訖
其死十九年營建不已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
中優人致誦語有參軍者衰衣誦檜功德一伶以
荷葉校椅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旣洽參軍將就椅

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扑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自是語禁始密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猫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猫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檜在相位頗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鏹

市塵大鬩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三

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石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故不問一日將排燕忽顧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曰榴實甚佳伐之可惜檜反訊曰汝盜吾榴吏叩頭伏罪其機械巧發如此

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

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

者熇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卻不可服也
蓋以其黃色逼上用耳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
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
容臣妾翼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詔奉踰于上
貢也夫人歸急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翼
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
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浴
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昔惟伊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四

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喜超擢之
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
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卽與改

秩

胡忠簡銓旣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

夫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
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辟動容

觀奏牘幾人回首媿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

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

檜聞之大怒流廷珪夜郎俄而檜死盧溪放回題

詩驛壁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
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
姓依稀

檜久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
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署牘
手顛而汚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
後搖手曰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伏枕數日死
獄事大解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朕有恩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五

言當餽食中寘肉笑靨一以爲信月餘無報日受
慘酷求死不可得日正晝置之暗屋仰紉之使視
椽椳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轉射壁
上成一反字蓋獄吏翦字障日爲報者汾解意亟
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晷以待盡忽外致食滿案
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
旣而獄吏皆來賀卽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賻矣
檜之建第于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值天府開
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人何
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卻于郿鄠

貯黃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
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牆陰又楊廷秀宿牧羊
亭秦太師墳庵詩云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
再帝邱天極入重心未死台星三點圻方休只看
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邱壠
不知丞相更曠不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
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
以割辨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
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
計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旣死葬于建康有
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
遺之遂爲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六

檜之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
檜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
忌諱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
耳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
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
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
城驛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

秩沈長卿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
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
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下
獄死至于開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踵
闕其子燔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
燧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檜府厚遺主藏吏期
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
畧送燭一罨未敢啟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
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七

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
十枚旣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
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秩人
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外遷有王仲荀
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
待見稍久仲荀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
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
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
闔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勃然

發怒叱閹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
與某官厚故來相見獨無諱忌而敢以此言目之
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閹者拱謝曰小人誠
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乃今朝士留謁者例告如
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人
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外去可也閹愀然蹙額
曰我官人寧死卻是諱出外去三字滿坐皆大笑
仲荀出入秦門預襄客老歸建康以死秦雖煽語
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窗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八

擒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
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
矣檜歸無何而死未幾子熺亦死王氏設醮方士
伏章見熺荷鐵枷問太師何在熺曰在鄴都方士
如其言而往見檜與方俟高俱荷鐵枷備受諸苦
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巘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
檜押勅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
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
不省于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

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
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遊索富
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絹
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
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
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
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
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病高宗
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煇代輔
政上視之無語旣出呼幹辦府事者問何人爲此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九

則以派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韓侂胄昂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
能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
皇太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
因內侍以密啟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
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閣劉弼勸汝
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
亦勸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爲人
踈直謂侂胄易制不以爲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
掖外比姦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于京鏗鏗曰

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
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
利于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僞學之禁貶謫朱熹等
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
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
劉一清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
不使慶元爲慶厯也由人事也由天

侂冑旣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
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侂
冑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啟釁之首侂冑大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十

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
憂惶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冑楊
升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侂冑陳自強皆罷相
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侂冑四夫人誕
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沈醉幾不可起
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投入云聞外間有警不佳
乞閉閣門免朝侂冑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
從乃盥櫛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
軍圍繞府第矣而侂冑猶未知也夏震呵止于途
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金人

求和建陽劉淮爲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
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窗鎖風雨
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
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官家簿
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
籠喚太師

開禧北伐侂胄之寡謀浪戰固可罪矣至函其首以
求和何其謬也善乎盩宗有言恢復豈非美事但
不量力耳有爲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
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十一

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尙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
卻恐防胡未必然

侂胄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
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
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
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
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飲未一
二行壁已昇去陶孫知必爲韓所廉頃之捕者至
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敖上舍在
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侂胄敗乃登第一

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僮以
入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
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
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
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
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旣入具言松
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卽日躡除太府寺丞旬遷監
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
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柰何與大
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卽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三

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
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
夫人卽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
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
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時趙師彝以列卿
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瞰侂胄
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婢咸
來謝翼曰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
堵歸語侂胄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

酬一官耶侂胄許之遂進師曩工部侍郎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曩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噪叢薄間視之乃師曩也侂胄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燂鑊煮刀封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槭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三

者謂伊霍旦爽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曩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偃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羣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闐闐門巷或牽裙攬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裹匿蓋諸婢將挈之以爲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于沙門島

侂胄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閣門事頗干朝政時人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

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徘徊浩嘆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邀談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宜破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大寒優蓋以寒爲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侂胄當軸黜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侂胄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未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十四

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卽賦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胄佛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侂胄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旣別音問不通後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尙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

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燒盡去軍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爲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

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鬪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陳自強爲侂胄童子時師侂胄當國自強至臨安待
選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
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
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跼
踖莫敢居上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
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卽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
爲秘書郎旣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
明年知樞密院事侂胄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六

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
恩父稱蘇師且爲叔稱書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
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燬燼侂胄遂遺之萬
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
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強于永州死

蘇師旦者平江書史也爲韓侂胄腹心以姦計歸誠
於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奢乞求金詣侂胄侂
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貲助
之及江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
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

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
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
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
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
是以一隅之地倖臣贖貨如此侂冑所積應且數
倍國安得不亡哉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
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
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
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七

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
也旣宣布物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爲之語
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于司業易
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止擢於諫官旣而韓
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錢唐田汝成叔禾撰

佞倖盤荒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
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與簾幙羅綺爛盈粉
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
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
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
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
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一

朝韓侂胄以用兵起釁中外憂恚彌遠遂上疏力
詆帝嘉之尋又贊廢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
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
之者曰前身元是覺鑿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
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鑿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爲太子更名竑封濟國
公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
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動
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
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
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
厓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
他日非新州卽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
而竑不知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
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
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
事成彌遠之坐卽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
爲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
之清之上謁彌遠卽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譽不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二

容曰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
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
竑失言於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更名昀遣鄭清
之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
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
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
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及
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不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宮中遣快行宣詢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皇崩跂足以需宣召久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經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詢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三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竑不肯拜夏震掙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旣廢寓居書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

易服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
祠取龍椅置廳事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
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眾
許諾乃假淮闖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
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
王知謀不成乃與州將勒兵勦之變聞調兵至則
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投藥鳩
之九竅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怪彌遠懼爲之改葬
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於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四

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
廢濟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
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
引布儉王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
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
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歎曰鑽之彌堅一伶遽
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
不入也舉座弁栗翼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
蜀閬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
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

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
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子與改可謂僥倖其一
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憤然曰吾爲
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宰子曰吾鑽遂改
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
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
匿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卽席子婦皆出羅拜訊
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
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

讐抵死分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五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壻夤緣取
寵詔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拜左正言劾丞相董
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
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
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踞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命始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
學生陳宗等上書訟大全姦邪罷相謫貴州竄藤
州墜水死謝鳴治鐸有夜半檄歌一首蓋詠大全
事也云國威重空頭敕權姦橫夜半檄豈不聞古

來忌器不投鼠堂陸陵夷母乃爾南風不競北風
剛不用臯亭怨降靈

大全罷吳潛代相爲人豪雋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
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謠於上曰大蜈公小蜈
公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
能食龍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於理
宗嘗憑高見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
之果然十數年超致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
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六

傍人冷眼看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
相禦之會憲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
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似道乃
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賜
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
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

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
聞女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
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娼尼

淫戲無晝夜惟故博徒得闌人人無敢窺其第者
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
軍國重事耶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
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
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度谷關幻出蓬萊新院宇
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儻來問人生間最難算真閒
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曹尹天
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
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於是以前官品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七

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
累載困孤城參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
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
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
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
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
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
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

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
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
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
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
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
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
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
我的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
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八

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時
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
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爲沁
園春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
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
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劄借
留候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堯舜
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官仍
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
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

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
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
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
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彫瘁膏血俱涸只有士心
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
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
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嗟雖然要作調羹
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九

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
曰汝願事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
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方爲某姬受聘啟視之乃
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
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
子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子我一
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
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子我一聯詩但

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臥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
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才館騰考以第甲乙
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調辭讖語耳陳惟善寶
鼎詞云神鼇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
棋如許爭一著吾其衽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
幽風葵棗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
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鱗
截斷紅塵飛不到六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
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周公手做赤舄繡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十

裳消得道斑爛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
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
龍尾放班回早慶瑩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著眼
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鯨漲雪鴈徼迷烟
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
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囊韉磨盾夜無眠
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鳧鷖太平世也
要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
仙陸景思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
米三錢論從來活國掄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

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
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
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
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橐陂塘柳云指
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
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
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覩琪花
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
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
瑤巖綬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七

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灑通宵新來喜沁堯
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
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
閒心鶴外被乾坤繫足虹玉腰圍閭闔雲邊西風
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
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倩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
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謂
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
齋名也賈大喜旣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
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似道嘗於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豕兒孫幾箇悲殆所謂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裘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旣而醉博平康至於敗而他日復遇道人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闢日有桃符一聯云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貅百萬兵人皆稱羨一客獨笑曰若是則客居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七

主位矣何不曰坐擁貔貅百萬兵笑迎珠履三千客賈大喜厚贈之其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所諂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折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折字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道默然禮遣之恐事泄使人害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師陰喉臺臣留已以爲師臣一出顧襄未必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

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呂文煥遂以襄陽降元似道言於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魯港元兵蔽江而下夏貴孫虎臣咸無鬪志阿朮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遠過其妾舟眾見之謹曰步帥遁矣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卽解舟去夜四鼓似道擊鑼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似道其妾飛似道旣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闕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逮事

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
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胥臆不恤人言以吏
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
不得耕於野摧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
任闔之驅馳不度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
兵事愒日而不修纖悉於文法之投求闕畧於邊
政之急切遂令飲馬條渡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
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
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爲奉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
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十四

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成夫社稷之勢綴旒是
誰之過搢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
奉祠於戲磨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
廼伯鯀尙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
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夢術
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鄭姓者多摧抑之
武學生鄭虎臣素見憎於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爲
押送官似道瀕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庇
虎臣微笑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
日夜夢不祥離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

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固讓不敢當。口稱天使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令速殞。無受許多苦惱。虎臣笑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小憩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搥數下。而殂。先是吳履齋潛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摺撫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祇此四句。然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五

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四四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何眾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豫陳易簣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身無所。惟冀後圖。眾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之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

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
潮闡靈壻妖氛於境外此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
蓋似道手筆也

似道旣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於門壁者云
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尙輝煌底知事去身
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
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
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
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
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六

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上花過牆荆棘刺
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子盍存玉辟邪破屋春
歸無主燕曲池雨產在宮蛙木綿庵上尤愁絕月
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
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祀姦
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
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
口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
由待其歸君自爲言夫歸欣然賣與嘉定癸巳涉

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履常者涉
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
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
借一妾涉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
妻幸其去忻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入
日似道生于縣治賈丞校事他郡歸詣于宰方始
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
母竟流落嫁爲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
偕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江上興販計沈之江
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七

似道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
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擲死數人
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遂便雖
度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道持喪
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皆置
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透渡時人爲之語曰
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嫗是也嫗死賈必敗國
必亡矣

廖瑩中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
臨淳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所

謂世綵堂小帖也縮定武襖帖爲小字刻之靈璧
石號玉枕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禮節
左傳節悅生堂隨鈔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
變矣似道禠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
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水腦一握
藥力未行而業求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
再服水腦數握愛姬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
持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
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
爲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桃花
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似道禱雨天竺鐫
名飛來峯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文

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
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
爲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桃花
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似道禱雨天竺鐫
名飛來峯洞至今猶存

07187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